

姜建强 著

夕陽山外逸

海豚出版社

姜建强 著

夕陽山外山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夕阳山外山 / 姜建强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6.10
ISBN 978-7-5110-3497-7

I. ①夕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3075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责任编辑: 朱敬利 谭文雯 赵 慧
美术编辑: 吴光前 李 利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(销售) 010-68998879(总编室)
印 刷: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32开(889毫米×1194毫米)
印 张: 7.75
字 数: 124千
印 数: 1—3000
版 次: 2016年11月第1版,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3497-7
定 价: 3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言：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

人，一代又一代。时间，一年又一年。

太阳每天升起，月亮每晚常新，大地却依然如故。

一晃在日本已经有十多年了。驹场东大校园的破旧大门依旧在风雨飘摇之中；曾经打过工的涉谷西武百货店依旧顾客盈门；雨中散过步的银座依旧高档典雅；上野公园每年4月依旧樱花满树，游人如织。一切的一切，还是依然照旧，照旧依然。

而自己呢？却在大自然的依然照旧中徒增了不少白发，多了不少岁月的印痕，心灵也疲惫不少。人有再大的能量，有再大的本领，也不能使时间倒流，使岁月重现。想来也不禁感伤无比。

可能也是由此之故，在人们的感觉中时间的意象也是最为触人心魂的。夕阳衰草，古原断鸿，每每引起人们今古茫茫之感；春草连天，春梦如烟，每每予人以无端的感动与莫名的哀伤。当我们含泪歌咏李叔同的《送别》：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

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

一杯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你看，人生是多么的无情与短促，多么的稍纵与即逝。当人们回首时，却已成为永远的遗憾——今宵别梦寒。但也是正在这里，不也就使人更深刻地感悟本体和永恒之谜吗？它给你的启迪不正是夕阳山外山——生命存活的意义吗？

所以问题还是在于，人总不能一味沉湎于过去的时光辄心向往之，总不能一味地对岁月的流逝而伤感断肠。由此故，与这种伤逝感怀相对应的是勉励生命的意识。春夏秋冬，日往日来，天地宇宙的时间结构是个有序的循环。这就为生命的意义留下“岁时记”。因此哲学家说“反者道之动”，文学家说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，历史学家说“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民间老百姓说“山不转水转”。这种以平静的心情看待时间的往复与流转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心智。这种心智尤当生命处于困顿、沮丧之时，具有乐天知命的慰藉作用，使苦难的人生变得易于接受，给人一种超越过去的心灵感悟。

所以，在我看来读书和写作就是一种把生命意识强力绵延的方法。它会还原你“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

小年”的时间意象，使你感到生命的本真原来就是时间的拉长。所以，鲁迅在至死的前一天还在写作。尼采发疯的岁月，就是他写作的黄金岁月。

所以，我也喜欢读书和写作。这本随笔集的出版，就是长年读书的一个诗性哲学散步。当然，有些是旧文，有些是新作。但不管旧文和新作，都是对“色香终散尽，人生本无常”的一个无常。因为人总是还要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。这也是生命意识的使然吧。

茶梅花谢了。花瓣儿积在土上。

这一堆究竟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呢？难以确言。

这个难以确言，是否就是读书与写作的乐趣？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- i 序言：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
- I 与庄子游心
- 22 屈原究竟想问什么？
- 30 读孔子札记
- 49 历史的叹息
- 66 读鲁迅札记
- 94 春灯笔记
- I35 汉字的璇玑碎锦
- I45 墓地的哲学结构
- I50 明月的意象图景
- I57 哲人的真气、灵气和傻气

- 162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
- 167 文明史上的苏格拉底现象
- 177 《圣经》为何反复写嫉妒？
- 181 究竟谁是谁的尺度？
- 195 你听，新年的钟声还在回荡
- 208 何处寻觅那缥缈的真意

与庄子游心

1

庄子呀，你在《逍遥游》里极力赞美北海的一条鱼——鲲。说它巨大无比，不知有几千里。这个巨鲲化为鸟，就叫鹏。更是惊人的大，其背就不知有几千里。然后你妙笔生花，说大鹏背负晴天，一个展翅就是九万里。你见过大鹏了吗？应该没有。因为它是观念之物。但你不乏想象力。真的很出色。表现了你大气大美的一面。

但是你写大，就必须击小；你写高，就必须毁矮；你写厚，就必须非薄。这是你的思路。当然也是你的亮点。所以，你嘲笑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”。问题就在这里。就拿夏蝉来说，它体长区区2.5厘米，且夏生秋死，确实不知一年的光景为何概念。但它的可爱之处是一个夏天鼓足了劲，拼命地在林子里嘶叫，为我们带来了些许的清凉、野趣和宁静。它自己栖于高枝，餐风露宿，产下后代后，一周便死去，丝毫不恋生。所以在你死后的1000多年后，有一位大

诗人叫白居易，他写诗赞叹道：蝉发一声时，槐花带两枝。可见，这个幼小，这个短命，这个稚嫩，难道就没有意义吗？是什么遮住了你的视野，使你看不到小的就是美的呢？

其实你也看出了大有大的问题。夏蝉和斑鸠就曾讥笑大鹏说：我们一下子就可飞起来，碰到榆树之类的小树就停落在上面，有时飞不上去就落在地上，何必非要高飞九万里去南海呢？但是你就是不承认，最后还讥讽这两种虫鸟，说它们怎么会知道小与大是有区别的这个道理。真不知何故？

你常说不能和井底之蛙谈广袤，不能和夏虫说冬雪。但是广袤也不知井底之蛙所看到的那块天的诗意呀；冬雪也不知夏虫在骄阳里所感受到的火辣呀。

2

庄子呀，你的有些行为真可谓惊世骇俗。

不认识的人死了，你还勉强可以这样做。亲戚朋友死了，你铁石心肠的话也可这样做。但对一个与你朝夕相处的妻子之死，还“鼓盆而歌”，只能晕倒一片。我们现代社会流行一句顺口溜，难道在你那个时代也适用？已婚男人有三盼：升官发财死老婆。

可不，晕倒的不仅是我，还有你的好友惠子。

惠子充满疑惑地问：“你的妻子和你住了一辈子，为你生养儿女，现在老了，死了，你没有悲伤哭泣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敲着瓦盆唱歌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

你糊来糊去地答道：“不是这样的。我何曾不伤悲呢？只是后来想一想，人本来是没有生命的，不但没有生命，连形体都没有；不但没有形体，甚至连气息都没有。但是在似有若无的变化当中，忽然有了气息，气息变化而有形体，形体再变化才有了生命。现在我的妻子又变化成死亡，这就像四季运行一样的自然，她已安息在自然的这个大环境中，如果我还为此悲伤痛哭，不是太不通达命理了吗？所以我不哭的啊。”

当然，这是你的生死观。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。生生死死，万物流转。从大的方面说你是机智的。但问题是你把妻子对你的感情，你把你对妻子的感情，放在这冰冷的概念里游玩，这就令人困惑了。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。那到底是生还是死，是死还是生？不间断的无数个瞬间组成生，那么这个生应该是实在的呀。光看到生死的瞬间转换，不看到在转换中的无数个瞬间组合的生，那人的生究竟还应该庆贺吗？那人的生究竟还有意义吗？在这点上，人家那位法国哲学家萨特，说得就比你中听：因为你活着，故你必须对自己的活着负责。这位法国人把人的偶然之生，视为

一种责任。虽有沉重之感，但是为了更好地活着。还有那位诗人歌德说得更鲜活：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，生命之树常青。这才是对人的个体生命的一种关怀，对人的至高的感性存在物的高扬，对人的生活的一种首肯。所以，思之死总是伴随着生之思。对死的领悟意味着生的澄明。

而你则把人的鲜活总是放置在冰冷的概念和逻辑之中冷冻，总是强调“死生命也”，把生的动机警惕地看成是“劳我以生”（用生存让我劳累）。这样的活着不是更累吗？不是更胆战心惊吗？何以逍遥？何以自在？所以，你才有“鼓盆而歌”的冲动。因为死反倒将很累的生给解脱了，所以值得庆贺值得狂欢？

但是，与你同时代的一个智者——荀子，他这样说：“生则天下歌，死则四海哭。”人的生死，就被他很轻巧、很智慧地转换成了歌与哭。这就很安详。没有概念的异怪和过剩的幽默。

所以，如果说清明是春祭，中元是夏祭，寒衣是秋祭，大年是冬祭的话，那一切祭的背面暗藏着的就是歌与哭的玄机。为生而放歌，为死而哭泣。

我记得你在死前对你的弟子们说过：我死了以后，“以天地为棺槨，以日月为连璧，星辰为珠玑，万物为赇送”。意思是说，不要棺材，不要厚葬，直接把

我扔进旷野，来个天葬，回归自然。而回归自然，不就想再生一次吗？说明你还是在乎还是留恋生的。因为对人来说，毕竟只有生，才是最实实在在的。不管是智者还是愚者。

闻一多说你是一种“神圣的客愁”。还真是一语中的。

3

庄子呀，你做梦不要紧，但为什么偏偏梦见蝴蝶呢？梦见蝴蝶也就算了，但为什么还要议论一番呢？因为你这个不小心的议论，你的后代们用去了多少脑浆和笔墨不说，还把原本清晰的问题越搞越糊了：究竟谁是蝴蝶？庄周是谁？

你做了一个梦。在梦中你变成了一只蝴蝶。一只翩翩飞舞、自由自在的蝴蝶。但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还躺在床上，庄周还是原来的庄周，并不是梦中那只有色彩、栩栩然的蝴蝶。于是，你发出迷惑的感慨：“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，胡蝶之梦为周与？”是庄周梦见自己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周呢？

这里，你提出了“两个世界”的理论。一个是真实的世界；一个是梦幻的世界。在真实的世界里，你是会思考的庄周，蝴蝶是会起舞的蝴蝶；在梦幻的世

界里，你是起舞的蝴蝶，蝴蝶是会思考的庄周。把两个世界还原成一个，庄周即是蝴蝶，蝴蝶即是庄周。你说这就是“物化之境”。

本来，问题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

但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，我去公园，看见一对花蝴蝶在我的周边飞舞。我一下想起了你的“庄周梦蝶”的得意之作。我特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触摸了一下自己的肌肤。有疼痛感觉的，表明我醒着，没有做梦。没有做梦，为什么也能看到蝴蝶？是我现实中的蝴蝶真实，还是你梦幻中的蝴蝶真实？如果梦幻是真实的，人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做梦？如果现实是真实的，人又为什么不能把握自己？如，我要抓住眼前的花蝴蝶，怎么抓就是抓不住。这是为什么？

说梦只能在醒着的时候，就像论死只能在生的时候一样。说我做了一个梦，这在语法上是过去式。说我做梦，这在语法上是现在式。把现在式混同于过去式，用过去式模糊现在式，是不是就是你“庄周梦蝶”的问题所在？

梦和现实不是同一物。那么界定梦和现实的区别又有何意？

做梦的时候与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这是两个不同的“时候”。但是显然你没有意识到需要区分这两

个“时候”。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：当我们指向经验的庄周和蝴蝶时，我们就说庄周和蝴蝶都是现实之物；而当我们指向梦中的庄周和蝴蝶时，我们就说这是虚构的，而非现实的。

但是虚幻的梦境总是短暂的，易失的，靠不住的，梦醒之后人们必然还会陷入现世的生活烦恼之中。所谓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就是梦幻的现象学意象。美梦醒来总是早晨。背包出门，又要面对无聊、无奈、无果的现实。于是总想美梦不醒。于是有了梁祝化蝶的美丽故事。在永远不醒的梦幻中，喜结良缘，共度美好时光。一旦醒来说梦，就不是梦了。梦必定是在长醉不醒中才是现实。

人生如梦。说这话的人是醒着还是睡着？你说是睡着。我说是醒着。

本来庄周是庄周，蝴蝶是蝴蝶，梦是梦。是你别出心裁，发明了用梦这个体裁把二者化一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梦不能承受之重了。于是后人忙着为梦作各种解析，为梦作各种还原的实验。一个目的就是想梦搞清楚。

其实，梦之所以是梦，就在于它的不可究诘的神秘性。

如果用庖丁解牛的刀，把神秘的梦境剔除得干干

净净，甚至可以人为地编排或重复梦境，唐代杜牧还能写出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的名句吗？南宋的汪元量还能有“蝴蝶梦中千种恨，杜鹃声里三更月”的意象吗？

4

庄子呀，你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到处爱发议论，滔滔不绝。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辩证法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辩证法在哲学大家尼采眼里，只是一种复仇的方式而已。但是这一回，你一反常态，来了个日本式的暧昧。这一天，你行走于山中，看见一棵大树枝叶茂盛。但伐木人站在树旁不去砍伐。问他们为什么不砍伐。他们说是“枝叶太盛，难以派用”。于是你就借题发挥，对弟子说：“这棵树就是因为不成材而能够终享天年啊！”

走出山来，你留宿在朋友家中。朋友高兴，叫童仆杀鹅款待。童仆问主人：“一只能叫，一只不能叫，请问杀哪一只呢？”主人说：“杀那只不能叫的。”

第二天，弟子问你：“昨日遇见山中大树，因无用而能终享天年，如今主人的鹅，因无用而被杀掉；先生你怎样看待呢？”

你笑道：“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。”也就是说：

我就站在有用无用之间吧。

这里，你遇到的一个难题是：大树长成了废材，因为无用却保全了自己；而鹅不能鸣，因为无用而被杀。由物及人，是做一个有用之人好呢，还是做一个废材庸人好呢？

你给了个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里是哪里的答案——见机行事。

说白了就是告诉人们该充英雄时别装孙子，该装孙子的时候别充英雄。这答案是标准的中庸之道，但操作起来难度较大。虽然充英雄和装孙子都不难，但前提的确定比较困难。也就是说时机难以把握。什么时候该充英雄，什么时候该装孙子，有时还真的难以判断。如果审时度势稍有偏差，需要充英雄的时候装了孙子，需要装孙子的时候却充了英雄，那就死定了。如，鹅装孙子不鸣被杀死了，但鹅充英雄到处鸣叫，主人嫌烦，也会一刀宰了它。

所以，从禅宗的意义上说，蚌之所以含明月，兔子之所以怀胎，全在于一个“机”字。

5

庄子呀，你还和你的弟子们继续谈论有用无用的话题。其实，万物皆有用，不等于万人皆用同一物。